

纪实报告 · 09 SEPTEMBER 2026

腥红之冬

2025-26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起义镇压：一份纪实报告



42,000+

遇害抗议者

100,000+

被拘留者

200+

城市，遍及全部31个省

1月8日至9日

最血腥的夜晚

汇编自iranholocaust.org上的公共档案。独立文献项目；不隶属于任何政府、政党或反对派组织。根据CC BY 4.0发布。

执行摘要

在2025年12月下旬至2026年2月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其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运动。在全国31个省份的200多个城市记录到的示威活动遭到了实弹射击、大规模逮捕，并从2026年1月起加速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

本报告汇集了iranholocaust.org档案中保存的公开记录：抗议的时间顺序、2026年1月8日和9日晚的事件、独立监测机构汇编的伤亡和拘留数字、实施镇压的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和多边机构的反应。每个章节均摘自档案中相应的已发布页面，其中包含每项信息的来源。

此处引用的数字是在互联网受限、法院不公开审理以及独立调查员无法进入的条件下汇编的估计数据。应将其视为有据可查的最低限度，而非确定的总数；局限性在第7节中阐明。

主要调查结果

1. 致命武力被用作常规的人群控制方法，而非对暴力事件的例外反应。
2. 2026年1月8日和9日之夜标志着起义中记录到最致命的时期，其中吉兰省的拉什特记录了单晚最高的死亡人数。
3. 在被告人声称受到胁迫的供词基础上，未经被告人选择的律师在场，闭门审理后的处决在整个期间持续进行。
4. 通信中断与最严重的行动同步实施，压制了同期文件记录，并降低了记录到的伤亡数字。
5. 国际反应大多是声明性的。关切声明很少伴随着结构性制裁、关系降级或转介至问责机制。
6. 证据基础因国家的设计而残缺不全。独立的监督机构、家庭和海外侨民网络仍然是主要的记录渠道。

目录

1. 背景：起义如何开始
 2. 抗议时间轴
 3. 2026年1月8日至9日之夜
 4. 伤亡、拘留和处决
 5. 镇压机构
 6. 国际反应
 7. 方法论与局限性
- 图版：死者，有名有姓
8. 建议
- 附件：消息来源和数据集

内容提示：本报告描述了杀戮、酷刑、羁押期间死亡、性暴力和处决，包括对未成年人的处决。

节 1

背景：起义如何开始

简要回答。 伊朗人抗议是因为四十年的积怨集中爆发：强制佩戴头巾与对女性身体的管控、大规模处决、经济崩溃，以及水电等基本生活需求的缺失。当前浪潮始于2025年12月底，蔓延至200多个城市，遭遇实弹射击、大规模逮捕和网络封锁。

人们在抗议什么？

- **强制佩戴头巾与对女性的管控。** “道德巡逻队”对车内和工作场所女性的监视，以及 玛莎·阿米尼 在2022年的死亡，仍然是国家对私人生活控制的象征。
- **处决。** 伊朗处决的人数仅次于中国，包括经即决审判定罪的抗议者。参见 [处决](#)。
- **经济崩溃。**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与欠薪已将大批工薪中产阶层推入贫困。
- **基础设施崩溃。** 轮流停电、冬季天然气短缺与严重水资源匮乏，已在前几轮抗议中保持沉寂的省会城市引发示威。
- **变革无路。** 受操控的选举、遭监禁的律师与遭查封的报纸，使街头成为仅存的表达渠道。

当前抗议活动始于何时？

“深冬血色 起义”始于2025年12月下旬，并于2026年1月急剧升级。2026年1月8日至9日的夜晚创下单日最高死亡人数，拉什特市受灾最为严重。

此次与2009年、2019年及2022年有何不同？

浪潮	导火索	核心诉求
2009年绿色运动	总统选举争议	体制内改革
2019年阿班运动	汽油价格上涨	经济救济；继而要求政权更迭
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运动	玛莎·阿米尼之死	废除强制头巾与神权统治
2025–2026年深冬血色运动	累积爆发：物价、停电、处决	终结伊斯兰共和国

国家如何回应？

动用实弹、霰弹枪射击面部、大规模拘捕，并在最惨烈的夜晚实施全国断网。已记录的死亡人数及独立估算范围详见 [死亡人数](#) 本页；已记录的遇难者姓名收录于 [悼念](#)。

伊朗境外人士可以做什么？

公开遇难者姓名、敦促各国政府落实制裁与处理在押人员案件、支持经核实的报道，并在伊朗民众无法访问时确保记录可查。具体措施请参阅 [行动](#) 以及当前 [行动倡议](#)。

“女性、生命、自由”的含义是什么？

“Zan, Zendegi, Azadi”——源自库尔德语的口号，2022年在全国范围内被采用，将女性自由视为所有人自由的前提。

起源 — 镇压的架构

1979年2月15日晚，霍梅尼回国三天后，沙阿军队的四名将军在德黑兰雷法赫学校的屋顶上被处决。他们由一人革命法庭审判，由“绞刑法官”**萨迪格·哈尔哈利**主持。在十个月内，新政权处决了500多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机构形态——革命法庭、道德巡逻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死刑委员会——在最初几个月就已确立

恐怖统治

1981年6月20日的大规模示威被镇压后，政权将矛头转向左派、伊朗人民党、独立的左翼团体和**巴哈伊社区**。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仅1981年就有至少2,946人被处决；真实数字更高。埃文监狱的检察官**阿萨多拉·拉杰瓦尔迪**成为大规模酷刑和处决的设计者。到1982年，大多数主要的反对派组织已被摧毁，其领导人被杀，成员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

监狱大屠杀

霍梅尼于1988年7月下旬发布秘密教令后，埃文、戈哈尔达什特以及全国各地监狱的“死亡委员会”审问政治犯——其中大多数已在服刑——审问时间仅几分钟。那些未能否认信仰的人被绞死。估计死亡人数从4,500人到30,000多人不等，发生在两个月内。尸体被埋在**卡瓦兰**等地的无标记乱葬岗；至今，家属仍被禁止哀悼死者

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当时霍梅尼的指定继承人，反对这些杀戮：“*伊斯兰共和国最大的罪行，历史将因此谴责我们，是在你的命令下犯下的。*”他因此被取消继承资格

连环谋杀案

1988年至1998年间，数十名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伊朗境内被情报部特工杀害**达里乌什·福鲁哈尔和帕尔瓦内赫·艾斯坎达里**（1998年11月22日）、**穆罕默德·贾法尔·普扬德**和**穆罕默德·莫赫塔里**的被杀最终迫使当局承认。国家的回应是将副部长**赛义德·埃玛米**定为“主要罪犯”；他于1999年在狱中死亡，官方说法是喝脱毛膏自杀

学生起义

《萨拉姆报》停刊后，德黑兰大学学生于1999年7月8日举行和平抗议。当晚，便衣安沙尔-e-赫兹布拉和巴斯基突袭了宿舍。学生们被从高层扔下。官方确认六人死亡；活动家认为伤亡人数更高。学生领袖**阿克巴尔·穆罕默迪**在羁押中遭受多年酷刑后死亡。18提尔一代成为持续二十年的学生反对运动的萌芽

绿色运动

2009年6月12日，**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的争议引发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口号是“*我的选票在哪里？*”。**2009年6月20日**，26岁的**内达·阿加-索尔坦**在德黑兰卡尔加尔大道上被枪击中心脏。她死亡的视频成为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在**卡赫里扎克**拘留中心，包括政权内部人士之子**穆赫森·鲁霍拉米尼**在内的被拘留者被折磨致死。随后的镇压导致至少72人死亡，数千人被捕

水与面包的年代

从2017年12月的“戴伊”抗议到哈夫塔佩的罢工，2019年因燃油价格上涨而引发的**血腥十一月**起义（大赦国际：不到一周内至少有**304名抗议者被杀**，互联网被切断），2020年1月8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击落**乌克兰国际航空PS752航班**（176人遇难，多数为伊朗人和伊朗裔加拿大人），以及2021年胡泽斯坦省的水资源抗议，伊朗人一次又一次地在自己的街道上遭遇实弹。但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政策

女性、生命、自由。

2022年9月13日，22岁的库尔德女性**马赫萨·吉娜·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被德黑兰道德警察逮捕。她在拘留期间陷入昏迷，并于9月16日死亡。她在萨盖兹葬礼上的口号——*Jin, Jiyan, Azadî*——传遍了伊朗160多个城市。**尼卡·沙卡拉米**（16岁）、**萨丽娜·埃斯梅尔扎德**（16岁）、**哈迪斯·纳贾菲**（22岁）、**基安·皮尔法拉克**（9岁）以及数百人被安全部队杀害。约230所学校的女学生遭到化学毒剂袭击。**穆赫森·谢卡里**（2022年12月8日）和**马吉德雷扎·拉赫纳瓦德**（2022年12月12日）是首批被公开处决的抗议者。

猩红之冬

里亚尔兑美元汇率跌至15万里亚尔/美元，引发德黑兰大巴扎公开罢市。抗议活动蔓延至180多个城市。**2026年1月8日**政权下达明确命令，进行全面军事镇压——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激烈的镇压。仅**拉什特大屠杀**就造成至少39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互联网中断之后。总死亡人数估计差异巨大：官方佩泽什基安政府公布的数字为**3,117人**，HRANA核实的《猩红之冬》名单为**7,007人**，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报告将死亡人数定在**33,000-36,500人**。2026年2月11日，佩泽什基安总统公开向全国道歉。

史诗般的愤怒行动——战争。

谈判失败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联合军事行动。**开头12小时内约900次空袭**。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第一波攻击中丧生。伊朗用数百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击以色列和美国在海湾的基地，并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欧盟化石燃料进口账单增加了**270亿欧元**。伊朗境内，互联网再次中断；从德黑兰的工程师萨马到教师米娜，平民告诉BBC，恐惧已经取代了早期对干预的任何希望。

一场不曾停歇的女学生罢课

自2022年10月至2024年春季，德黑兰、卡拉季、萨南达季和设拉子各地的中学女生在课堂上摘下强制佩戴的头巾，在夜间的屋顶上高呼口号，并从学校墙上撕下最高领袖的画像。谢里夫大学、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和德黑兰大学——这些高校举行了持续超过200天的滚动式罢课。作为回应，当局政权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对至少**290所学校**发动了化学袭击，导致数千名女学生中毒。罢课并未因此中断。它曾一度沉寂，但随后又卷土重来。

集市、卡车司机与石油工人

起义的第二阶段是经济层面的抗争。在2023年间，德黑兰大巴扎曾多次连续数日关闭。卡车司机们为抗议燃料价格上涨而拒绝运送货物。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2023年12月，阿萨卢耶、马赫夏赫尔和阿巴丹等石化基地的合同工——他们是当局政权赚取硬通货的命脉——举行了协同罢工，一度导致产量下降约**9%**。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依赖于石油收入。每少开采一桶石油，都意味着当局政权必须与其工人阶级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血色冬季，2025–26 年

如今被独立观察员称为“**血色冬季**”的事件始于2025年12月下旬，并在**2026年1月8日和9日**的夜晚达到转折点。当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部队在二百多个城市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实弹开火。拉什特市创下了伊斯兰共和国47年历史上单夜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截至2026年2月下旬，已有超过**42,000名**抗议者被杀害，逾**100,000人**被拘留。起义并未结束，只是世界不再关注。

节 2

抗议时间轴

这场导致伊斯兰共和国史上最致命月份的起义并非始于1月8日。它早在五周前就已开始——始于货币崩盘与关闭的巴扎。本页面以自身视角记录2025年12月。

逐日记录

12月初	里亚尔崩溃 货币兑美元汇率跌破12万托曼。面包、药品和燃料价格每周上涨。德黑兰、卡拉季和伊斯法罕每天停电六至八小时已成常态。
12月中旬	巴扎罢工开始 德黑兰大巴扎的商贩因汇率和进口清关问题关闭摊位。数日内罢工蔓延至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
12月下旬	从物价到体制 口号从生活成本转向国家体制本身。据报道超过180个城市发生抗议。卡车司机和石化合同工加入滚动式停工。
12月28日至31日	首批死亡与首次停电 安全部队在多个省会城镇向人群开火。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份的移动互联网在夜间遭到限速——这正是1月屠杀事件前出现的模式。

12月为何关键

1月屠杀事件通常被报道为从8日开始。事实并非如此。2025年12月，抗议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一场围绕汇率问题的巴扎罢工，演变为一场针对体制的全国性运动；从警方管控升级为首次实弹开火和区域性互联网断网。'两夜'的所有要素都在12月最后一周进行了预演。

这也解释了地理分布。起义并非始于德黑兰北部，而是始于商业区和各省——拉什特、内沙布尔、马尔夫达什特、贾万鲁德、阿兹纳、克尔曼沙阿——这些地方没有记者站，也没有网络带宽。

12月的统计数字

没有任何监测机构发布过仅针对12月的数字。HRANA经过核实的'深冬'名单（截至2026年2月23日，确认死亡人数为7007人）将2025年12月下旬视为统计周期的起点。伊朗政府于2026年2月1日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为3117人，覆盖的是同一时间段。

2026年伊朗抗议活动何时开始？

抗议活动始于2025年12月初，最初是因里亚尔崩盘和每日停电引发的巴扎罢工；在12月最后一周演变为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随后发生了2026年1月8日至9日的大规模屠杀。

2025年12月伊朗抗议活动的起因是什么？

直接诱因是里亚尔兑美元汇率跌破12万托曼、面包、燃料和药品价格每周上涨，以及每天六到八小时的停电。根本原因是47年不受问责的统治。

2025年12月哪些城市发生了抗议？

据报道，超过180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始于德黑兰大巴扎，随后蔓延至大不里士、伊斯法罕、马什哈德、拉什特以及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各省。

2025年12月是否有人被杀？

是的。在12月的最后几天，安全部队在多个省会城镇使用了实弹，并首次实施了区域性互联网断网。监测机构将这些死亡人数计入'深冬'总人数，而非单独发布12月的数字。

继续

- 起义 —— 从1979年到2026年，共十四个篇章。

为何是2025年12月

导火索是经济性的，而燃料是长期积累的。整个2025年秋季，里亚尔逐周贬值，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超过工资，轮番的停电和停气让城市寒冷、工厂闲置。卡车司机、护士和退休人员的罢工——这些群体自2021年以来已多次罢工——早已建立了12月抗议活动所利用的网络。将一场价格抗议转变为政治抗议的，是口号变化的速度：几天之内，关于面包和停电的呼喊就被关于最高领袖的呼喊所取代。

- **经济诱因：** 货币崩溃、燃料和电力短缺、公共部门工资拖欠。
- **有组织的基层：** 司机、护士、教师和退休人员中已有的罢工委员会。
- **地理分布：** 省会城市先行，德黑兰随后——与2022年相反。
- **国家回应：** 立即部署特种部队和巴斯基民兵；首周起实施区域性网络限速。
- **连续性：** 相同的诉求、口号和组织网络直接延续至2026年1月。

升级模式

国家回应的每个阶段均在此前镇压行动中有据可查——这正是其可预测而非被动反应的原因：先局部限网，再出动防暴部队，继而特种部队实弹镇压，随后连夜大规模逮捕，最终全国断网。至年底，最后两个阶段已在多个省份实施，这直接构成了 2026年1月8-9日。

相关： 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伊朗人如何看待空袭：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2026年“史诗之怒”行动、打击记录及仍遭杀害的平民。

在三十一天内，一场始于物价和停电的抗议运动演变为自1979年以来伊斯兰共和国与其公民之间最致命的对抗。本页面逐日记录事件经过，并列所有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以便读者准确了解分歧所在。

逐日记录

2025年12月31日 - 2026年1月3日	镇压之前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记录到，在8个省份的13个城市中，至少有28名抗议者和旁观者被杀。在伊拉姆省马莱克沙希，雷扎·阿齐姆扎德、拉蒂夫·卡里米、迈赫迪·埃马米普尔、法雷斯（莫赫森）·阿加·穆罕默迪和穆罕默德·雷扎·卡拉米被伊斯兰革命卫队从巴斯基地内开枪射杀。在洛雷斯坦省阿兹纳，瓦哈卜·穆萨维、穆斯塔法·法拉希、沙扬·阿萨多拉希、艾哈迈德雷扎·阿马尼、雷扎·莫拉迪·阿卜杜勒万德和塔哈·萨法里——年仅十六岁，遗体被扣留，未交还家人——被杀。
1月3日	来自高层的信号 阿里·哈梅内伊公开表示，“骚乱者应被置于其位。”
1月5日	绝不宽恕 司法机构负责人指示全国检察官对被拘留的抗议者“绝不宽恕”。
1月8日至9日	那两个夜晚 国家从警方控制转向全面军事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接到明确命令，对非武装平民使用致命武力。部署了狙击手、装甲运兵车和直升机监视；医疗设施成为目标，治疗受伤抗议者的医生遭到逮捕。在拉什特，HRANA记录到至少392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互联网被切断后发生的。阅读关于那两个夜晚的完整记述。
1月22日	联合国的估计 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迈·佐藤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万。
1月22日至24日	泄露的内部报告 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的内部报告显示死亡人数为33,000至36,500人。一份泄露的议会报告引用数据为27,500人。
1月25日	两份出版物，两个数字 伊朗国际频道公布了泄露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涵盖400多个城市。《时代》杂志报道了一份名单，显示仅1月8日至9日两天，平民医院登记的抗议相关死亡人数就达30,304人，并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政府“用光了尸袋”，并“用半挂卡车代替救护车”。
2月1日	官方统计 佩泽什基安政府公布的数字为3,117人死亡，其中包括约214名安全部队人员。
2月23日	《深冬之红》报告 HRANA发布了一份经核实的实名名单，确认死亡7007人——包括6488名成年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207名安全部队成员和76名非参与者，另有11744起案件仍在审查中。伊朗国际独立汇编了6634个姓名。

已公布的每份死亡人数统计

来源	死亡人数	备注
伊朗政府（2026年2月1日）	3,117	官方统计，包括约214名安全部队成员
HRANA，《深冬之红》（2026年2月23日）	7,007	经核实的实名名单；11744起案件仍在审查中
伊朗国际（实名名单）	6,634	独立汇编的姓名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2026年1月22日）	20,000+	声明为可能的最低数字，非经核实的统计
泄露的议会报告	27,500	未经核实的泄露信息
《时代》周刊（2026年1月25日）	30,304	仅1月8日至9日的医院登记数据
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报告	33,000-36,500	未经核实的泄露信息，涉及超过400个城市

伊朗国际发现其名单与政府名单仅有不到100个姓名重合。无论哪个数字能经受独立调查的检验，最低的可信泄露数据已使2026年1月8日至9日成为现代伊朗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48小时镇压事件。

事发地点

有记录的杀戮事件发生在拉什特、德黑兰、马莱克沙希和伊拉姆省、阿兹纳和洛雷斯坦省，以及泄露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提及的超过400个城市。拉什特是该月单次有记录死亡人数最多的地点。

2026年1月伊朗发生了什么？

始于2025年12月底的抗议活动蔓延至全国。2026年1月8日至9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奉命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致命武力，造成了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48小时，包括拉什特大屠杀。该月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从政府统计的3117人到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据中的33000至36500人不等。

2026年1月伊朗抗议中有多少人丧生？

目前尚无公认数字。佩泽什基安政府于2026年2月1日公布3117人。HRANA经核实的实名名单记录7007例确认死亡。伊朗国际汇编了6634个姓名，随后泄露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显示死亡人数在33000至36500之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1月22日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00人。

什么是拉什特大屠杀？

2026年1月镇压行动中记录在案的最致命单一事件。HRANA记录显示，拉什特至少有392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在该市实施互联网封锁后遇害。

什么是“两夜”？

2026年1月8日至9日，国家从警方管控转向全面军事镇压：狙击手、装甲运兵车、直升机监视，以及逮捕救治受伤抗议者的医生。

为什么死亡人数差异如此之大？

互联网封锁、强制埋葬以及向家属施压要求将死亡归因于事故，使得独立核实变得困难。伊朗国际发现其名单与政府名单中仅有不到100个姓名重合。

继续阅读

- 两夜：2026年1月8日至9日 —— 拉什特大屠杀及开火命令的完整记述。
- 起义 —— 1979年至2026年，四十七年的国家暴力。
- 时间线：1979-2026 ——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关键事件。
- 逐月抗议记录 —— 2025年12月、2026年1月及2026年2月。

关键事实一览

- **高峰：** 2026年1月8日和9日夜间，多个城市同时发生协同致命武力行动。
- **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 拉什特，据HRANA统计，这两夜共有392人死亡。
- **医院登记：** 据伊朗国际报道，48小时内记录了30,304例死亡。
- **起义中经核实的具名死亡人数：** 截至2026年2月23日（HRANA数据）为7,007人，而官方承认的数字为3,117人。
- **信息管控：** NetBlocks确认，在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段，全国互联网几乎完全中断。

相关： 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伊朗人如何看待空袭：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2026年的“史诗之怒”行动、打击记录，以及仍被杀害的平民。

2026年2月结束了“深冬”，并开启了另一段时期。本页面逐日记录了上个月：期间公布的相互矛盾的死亡人数、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总统道歉，以及在其最后一天开始的军事行动。

逐日记录

2月1日	官方统计 佩泽什基安政府公布死亡人数为3117人，其中包括约214名安全部队人员——这是国家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全国性数字。
2月初	葬礼即抗议 为1月遇难者举行的四十天纪念活动在拉什特、克尔曼沙赫、贾万鲁德和内沙布尔吸引了大量人群。多场活动遭到实弹驱散，导致更多死亡和更多葬礼。
2月11日	佩泽什基安道歉 在1979年革命纪念日当天，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向全国公开道歉——但未指明肇事者、未启动调查、也未释放任何一名在押人员。
2月中旬	恢复处决 与抗议活动相关的死刑判决在革命法庭推进。监测组织称，在押人数已超过10万，其中包括律师和医生。
2月23日	HRANA停止更新名单 HRANA公布了“深冬”期间7007例经确认的死亡：6488名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207名安全人员及76名旁观者，另有11744例仍在审查中。
2月28日	“史诗之怒”行动 谈判破裂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行动——前12小时内实施约900次打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首轮打击中身亡。全国第二次互联网中断。

伤亡数字并列对比

政府，2026年2月1日	3,117 ——佩泽什基安政府官方统计，包括约214名安全部队人员。
伊朗国际	6,634 独立编制的具名遇难者名单。与政府名单重叠的姓名不足100个。
HRANA，2026年2月23日	7,007 经核实的死亡人数；11744例仍在审查中。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20,000+ 于2026年1月22日表示。
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	33,000–36,500 在2026年1月22日至24日的内部报告中。

我们不会将争议简化为单一数字。政府统计的3,117人与其自身安全部门内部估计的超过33,000人之间的分歧，本身就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道歉的作用与局限

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在2月11日的声明中首次承认国家大规模杀害本国公民，这是伊朗政府首脑的首次表态。声明未点名任何指挥官，未下令调查，未释放任何囚犯，也未改变任何政策。两周内，法院已恢复对与抗议相关的死刑判决。

2026年2月伊朗发生了什么？

政府于2月1日公布官方死亡人数为3,117人；1月遇难者的四十天葬礼遭枪击；总统佩泽什基安于2月11日向全国公开道歉；人权活动家通讯社于2月23日结束核实名单，确认7,007人死亡；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史诗之怒”行动。

伊朗总统是否为杀戮道歉？

是的。2026年2月11日，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就镇压行动向全国公开道歉。但道歉未点名任何肇事者，未启动调查，未释放任何被拘留者，数周内与抗议相关的死刑判决便恢复执行。

人权活动家通讯社核实了多少人死亡？

截至2026年2月23日，确认死亡7,007人：6,488名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207名安全人员及76名旁观者，另有11,744起案件正在审查中。

什么是“史诗之怒”行动？

2026年2月28日，在谈判失败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最初12小时内发动约900次打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首轮打击中身亡，伊朗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报复。

2月带来的变化

到2月，对抗已从街头抗议转向消耗战。国家在1月展示了大规模使用致命武力的能力；运动则以更难被枪击的战术回应——罢工、屋顶夜间呐喊、巴扎关闭，以及公布遇难者姓名。2月也是记录工作赶上的时刻：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频道于2026年2月9日发布互动档案，以姓名和面孔识别出200多名受害者；人权活动家通讯社的核实计数于2月23日达到7,007人。

节 3

2026年1月8日至9日之夜

那两个夜晚

内容警告：本节包含记录遇难者、受伤抗议者、尸袋和太平间的照片。这些图片在此根据合理使用原则转载，因为事件本身正在遭到否认。

杀戮命令

2026年1月8日，政权从警察控制转向全面军事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接到明确命令，对非武装平民使用致命武力——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严厉的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萨吉部队部署了狙击手、装甲运兵车和直升机进行监视。医疗设施遭到袭击；救治受伤抗议者的医生被捕。

最致命的单一事件之一是：**2026年拉什特大屠杀**HRANA的记录显示，仅在拉什特就有至少392人遇害，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互联网被切断后。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的数据指出，在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1月3日，即最严厉镇压开始前，已有至少28名抗议者和旁观者在8个省的13座城市丧生。在**伊拉姆省马莱沙希市**Reza Azimzadeh、Latif Karimi、Mehdi Emamipour、Fares (Mohsen) Agha Mohammadi和Mohammad Reza Karami被伊斯兰革命卫队从巴萨吉基地内开枪射杀。在**洛雷斯坦省阿兹纳市**Vahab Mousavi、Mostafa Falahi、Shayan Asadollahi、Ahmadreza Amani、Reza Moradi Abdolvand和年仅16岁的Taha Safari——他的尸体被扣留，家人无法领回。

1月3日，哈梅内伊表示“骚乱者应被绳之以法”。1月5日，司法部长命令检察官“不予宽恕”。当局强迫一些受害者家属在官方媒体上将死亡归咎于事故，否则将威胁秘密埋葬。

关于死亡人数的争议

死亡人数成为伊朗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数字之一。皮斯基安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于2026年2月1日公布，为**3,117人**（包括约214名安全部队人员）。HRANA核实的具名名单于2026年2月23日在一份名为《猩红寒冬》的报告中公布，记录了**7,007人**的死亡人数——包括6,488名成年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207名安全人员和76名非参与者——另有11,744起案件仍在核查中。“伊朗国际”独立整理了**6,634人**的姓名。一个向《卫报》透露信息的医生网络警告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000人**。

《时代》杂志于2026年1月25日报道称，仅在1月8日至9日期间，就有**30,304人**死于抗议相关事件的记录在民用医院。该报道引用了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政府“尸袋已经耗尽”，不得不“动用半挂卡车代替救护车”。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026年1月22日至24日的内部报告显示，死亡人数为**33,000至36,500人**——这些数字是伊朗国际于1月25日根据泄露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公布的，涵盖了400多个城市。一份泄露的议会报告引用了**27,500人**的数字。联合国伊朗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佐藤茉莉于1月22日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00人**。礼萨·巴列维引用了向《星期日泰晤士报》汇报的散居者网络数据，将总数定在约**50,000人**，其中仅德黑兰就有约15,000人。

无论哪个数字在独立调查中得以证实，即使是下限——伊朗国际泄露的36,500人名单——也已使2026年1月8日至9日成为**伊朗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两天镇压事件**。“伊朗国际”发现，其名单与政府名单重合的姓名不足100个，并称官方统计是“试图掩盖伊朗当代史上最大规模街头屠杀耻辱的拙劣尝试”。2026年2月11日，马苏德·佩泽希齐扬总统公开向伊朗国民就大屠杀致歉——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承认。

目击者的描述

一名在伊斯法罕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接受了伊朗人权中心的采访，他描述了在同一晚上进行了**连续十八次头部创伤手术**。手术室外的水槽里积满了血。医院文件上的死亡人数被篡改。凌晨3点，巴萨吉特工从太平间抬走尸体，并将其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中；前来寻找亲属的家属如果拒绝收回声明，就会被威胁秘密埋葬。

《时代》杂志引用两名伊朗高级卫生官员的话报道称：2026年1月25日“他们尸袋不够用。他们用半挂车代替救护车。”**“他们尸袋不够用。他们用半挂车代替救护车。”**

在**拉什特**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萨吉部队封锁了出口后，点燃了历史悠久的有盖集市，然后向躲避烟火的平民开枪射击。HRANA记录显示仅在拉什特就有至少392人死亡；伊朗人权监测组织记录的数据高达3,000人。幸存者描述了对伤者施以“补枪”。

“我们行走在血泊中”

伊朗医护人员在匿名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伤员源源不断，急诊室的地面根本来不及清理。德黑兰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说，医护人员连续倒班，不断从伤者的颅骨和胸部取出子弹；送进走廊的伤员速度远快于工勤人员搬运尸体的速度。

“我们行走在血泊中，”一名初级外科医生告诉报社，“拖把桶里的水都变成了深红色。他们送来了孩子，送来了面部被毁的少年。”医院管理人员被下令（否则将被解雇）必须将抗议受害者的诊断代码改写为无关的原因——如“车祸”、“高空坠落”或“不明死因”。在第二天晚上，尸袋就用光了。

在医院外，伊朗革命卫队和巴萨吉部队制造了**拉什特巴扎大火**后的惨状——出口被焊死，然后向试图逃跑的人开枪。下图是巴扎幸存的商贩在天亮时发现的景象。《华盛顿邮报》·伊朗人权监测组织。

数字背后的人

大赦国际公布了2026年1月前十天遇难者中**二十八位**具名受害者的照片——这张拼贴画记录了伊朗政府数周来试图从互联网上抹去的记忆。每一张面孔都否定了政权预设的结局：在那里，抗议者只是被异化的数字，而数字又会被斥为谣言。

这张拼贴画并不全面。截至撰写本文时，HRANA和伊朗人权组织仍在每天核实新的姓名——而政权仍在逮捕那些试图公布这些姓名的家属。

纵火、围堵、实弹射击。

现场证词和视觉证据表明，政权安全部队点燃了拉什特拥挤的集市，封锁了出口，并向躲避烟火的非武装平民开枪。《伊朗人权监测组织，2026年1月22日》。

行动过程。

根据多位目击者、视频和图片（由伊朗人权监测组织汇集），大量人群于1月8日晚涌向拉什特市中心并进入历史悠久的集市。安全部队起初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随着民众坚持不散，全副武装的部队介入——他们封锁了出口，并点燃了有顶棚的集市内部。

随着烟雾和火焰在巷弄间蔓延，躲在店面里的平民被迫逃出。此时，安全部队向逃离烟雾的人群开火，甚至动用了霰弹枪。目击者称，许多中弹者手无寸铁；一些人倒地后，据幸存者描述，还遭到了“补枪”致死。

当晚录制的片段中枪声持续不断，数分钟内便传出多起伤亡报告。另有受访者描述，火势蔓延时他们被困在死胡同里，拨打急救电话却无人接听，而当他们好不容易逃到开阔街道时，又遭到了背后的射击。

伤亡、拘留和处决

简要答案： 在2025-2026年“深红之冬”起义中，HRANA核实 **7,007名具名死者**（截至2026年2月23日）——包括6,488名成年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和207名安全人员——另有11,744起案件仍在审查中。伊朗政府自身承认 **3,117**；伊朗国际频道援引高级官员的说法称数字超过 **30,000**；仅1月8日至9日两晚的医院登记记录就显示 **30,304**。更高的估算数字更为惊人：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伊朗国内一份医生报告，截至1月18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统计 **16,500人死亡、约33万人受伤**；伊朗国际频道查阅的泄露机密文件显示，那两天的死亡人数超过 **36,500**；礼萨·巴列维援引海外侨民与医疗网络的数据称，死亡人数约为 **50,000**，其中包括德黑兰约1.5万人。关于真实数字超过 **100,000** 的说法广为流传，但尚无法证实——经核实的 **100,000+** 数字是拘留人数。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中，**551人（包括71名儿童）**遇害。以下每个数字均附有最后确认日期及发布机构。

分阶段死亡人数

时期	遇害人数	被拘留人数	截至	来源
2025-2026年 — 深冬起义	7,007个已核实姓名 官方3,117人 · 16,500人（医生，1月18日） · 医院登记30,304人 · 泄露文件36,500+人 · 40,000人（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蓬佩奥） · 估计42,000+人 · 约50,000人（巴列维） · 声称10万+人，未经证实	100,000+	2026年 2月23日	HRANA、伊朗人权组织、伊朗国际
2026年1月8-9 日 — 两夜	仅拉什特就有392人 48小时内医院登记死亡人数达30,304人	—	2026年 1月24日	HRANA、《时代》杂志、BBC
2022-2023年 — 女性、生命、自由	551（包括71名儿童）	22,000+	2023年 9月15日	伊朗人权组织
2022年9月30日 — 扎黑丹血色星期五	96+	—	2023	国际特赦组织
2019年11月 — 燃油价格抗议	304+（路透社报道多达1,500人）	7,000+	2019年 12月	国际特赦组织、路透社
1988年夏季 — 监狱大屠杀	4,500-30,000（估计数字）	—	1988	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专家
2024年年度司法处决	972	—	2024	伊朗人权组织
2025年年度司法处决	1,500+	—	2025	伊朗人权组织

2025-2026：深红之冬

这场始于2025年12月抗议活动的起义，在 2026年1月8日 全面爆发，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镇压。四个不同的数字在流传，它们衡量的是四件不同的事：

- **7,007——已核实的姓名。** HRANA于2026年2月23日关闭其名单：6,488名成年抗议者、236名未成年人、207名安全人员。另有11,744例报告的死亡仍在审查中。这是最低数字：每条记录都有姓名、地点和日期。
- **3,117——政府的承认。** 经过数周的否认，于2026年2月1日公布，不久后政府在2月11日公开道歉。
- **30,304——医院登记。** 《时代》杂志报道了一份仅在1月8日至9日期间在平民医院登记的抗议相关死亡名单，援引了有权查阅记录官员的说法。
- **30,000-42,000+——官方泄密与估算。** 伊朗国际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死亡人数超过30,000；整个起义期间的更广泛估算超过42,000。

两夜：2026年1月8日至9日

大部分杀戮发生在48小时内。在全国互联网断网后，安全部队在200多个城市向人群开火。在 **拉什特**，HRANA记录了至少 **392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断网后——这是起义中单一城市死亡人数最高的。几个省的太平间不堪重负；家属被迫在夜间埋葬，并签署注明事故的死亡证明。阅读完整重建报告，请访问 [两夜](#)。

2022-2023：女性，生命，自由

伊朗人权组织记录 **551人死亡，包括71名儿童**，时间从 **玛莎·吉娜·阿米尼** 于2022年9月死亡到镇压结束。超过 **22,000** 人被捕。在 **血腥星期五**，即2022年9月30日，扎黑丹一个下午至少有96人被杀。

早期镇压与1988年大屠杀

在 **2019年11月**，燃油价格抗议期间，伊朗实施首次全国性断网，一周内至少304人丧生；路透社援引伊朗官员说法称死亡人数高达1500人。在 **1988年夏**，数千名政治犯经秘密法庭审判后被处决，估计遇难人数在4500至30000之间，联合国专家称这些杀戮构成反人类罪。查看完整 [时间线](#)。

处决人数单独统计

司法处决与抗议死亡人数分开追踪。伊朗人权组织记录 **2024年有972起处决，2025年超过1500起**——约占全球记录处决总数的四分之三。与抗议相关的处决（包括公开绞刑）按个案列于 [处决](#) 和 [公开绞刑与抗议处决](#)。

更高估算：5万人，以及超过10万人的说法

经核实的实名名单是基于有姓名附着的遗体建立的最低数字。自2026年1月以来发布的每项严肃估算都远高于此。按时间顺序列出，附发布方及出处：

Figure	Who published it	Date	Basis
3,117	Government of Iran	1 Feb 2026	State admission after weeks of denial
6,221-7,007	HRANA, via AP	Jan-23 Feb 2026	Named, verified individuals; 11,744 further cases under review
16,500 dead • 330,000 injured	伊朗境内医生援引 <i>《星期日泰晤士报》</i> (报告)	2026年1月18日	根据一线医生从医院和诊所收集的接诊数据整理
20,000+	联合国伊朗问题特别报告员 萨藤麻衣	2026年1月22日	“可能超过”——联合国授权评估
30,304	<i>《时代》周刊</i> 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	2026年1月25日	仅1月8日至9日民用医院登记数据
33,000-36,500	伊朗国际编辑委员会	2026年1月25日	泄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覆盖400余座城市
~40,000	迈克·蓬佩奥 发自柏林报道	2026年2月8日	在侨民集会上的声明；未公布统计方法
42,000+	伊朗人权组织与HRANA报告汇总（我们的方法论）	2026年2月28日	经核实姓名及正在审查中的案件，覆盖整场起义
~50,000（含德黑兰约1.5万例）	礼萨·巴列维援引侨民与医疗网络，通过 <i>《星期日泰晤士报》</i> (报道)	2026年1月26日	网络在通讯中断期间从伊朗境内发回的报道
100,000+	流传的反对派与侨民说法	2026年2月起	未获任何监测组织证实。详见下文。

处决。

伊朗是全球人均处决率最高的国家。本页列出了自2022年9月“妇女、生命、自由”起义以来，被伊斯兰共和国司法处决的具名抗议者和异见人士，包括日期、罪名和来源。

- **公开绞刑与抗议处决** —— 自2020年以来32起有据可查案件的具名名单，包括日期、城市、罪名和来源。
- **伊朗死亡人数：各时期统计** —— 历次镇压中的死亡人数及其数据差异的原因。
- **纪念** —— 包括被处决者在内的每位受害者的完整生平。

伊朗每年处决多少人？

伊朗人权组织（IHR）记录 **2024年有972起处决** —— 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年度数字 —— 以及至少 **2025年有1500多起处决**，是自1988年大规模杀戮以来的最高值。伊朗约占 **全球有记录处决总数的四分之三**。此处数据仅涵盖抗议相关处决；毒品相关及普通刑事处决由伊朗人权组织另行统计。

2022–2023年 — "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处决

- **穆赫辛·谢卡里**，23岁 —— 2022年12月8日在德黑兰被绞死。罪名："穆哈雷贝"（向神发动战争），据称因刺伤一名巴斯基成员。是该抗议浪潮中首位被处决的示威者。
- **马吉德雷扎·拉赫纳瓦尔德**，23岁 —— 2022年12月12日在马什哈德被公开绞死。罪名："穆哈雷贝"。
- **穆罕默德·迈赫迪·卡拉米**，22岁 —— 2023年1月7日在卡拉季被绞死。罪名："腐化大地"。空手道冠军；与侯赛尼同案受审。
- **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39岁 —— 2023年1月7日在卡拉季被绞死。志愿儿童教练。据报在审讯中遭殴打和电击。
- **萨利赫·米尔哈希米·马吉德·卡泽米·赛义德·亚古比** —— 2023年5月19日在伊斯法罕被绞死。被称为"伊斯法罕之家"案。据报均遭酷刑；卡泽米的认罪录音从监狱泄露。
- **米拉德·佐赫雷万德**，21岁 —— 2023年11月23日在哈马丹被绞死。在非公开审判中被定罪。

2024年处决

- **穆罕默德·戈巴德卢**，23岁 —— 2024年1月23日在卡拉季被绞死。被诊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尽管有暂缓执行令仍被处决。
- **法尔哈德·萨利米** —— 2024年1月23日在盖泽尔·赫萨尔被绞死。逊尼派库尔德人，被关押14年未获重审。
- **雷扎·拉萨伊**，34岁 —— 2024年8月6日被绞死。来自克尔曼沙赫的雅尔桑宗教少数派抗议者。
- **帕赫尚·阿齐齐** —— 2024年死刑判决确认；库尔德女性权利活动家（截至2026年6月尚未执行）。

2025–2026年"深冬"处决

自2026年1月起，伊朗人权组织记录到与"深冬"起义相关的抗议死刑判决和处决急剧加速。许多案件在革命法庭的非公开庭审中审理，没有独立律师；部分被告在判决后数日内即被处决。详见 [抗议处决名单](#)，涵盖所有记录在案案件，以及 缅怀逝者 [查看完整名单](#)。

图马杰·萨利希案

说唱歌手 **图马杰·萨利希** 因创作支持“妇女、生命、自由”运动的歌曲，于2024年4月被判处死刑。在国际社会强烈抗议后，最高法院于2024年6月推翻原判；但他仍被监禁。此案是该政权利用死刑进行政治恐吓的最典型例证。

使用了哪些罪名？

- **穆哈雷贝**（“向真主开战”） —— 根据《刑法》第279条，可判处死刑。
- **伊夫萨德·费尔阿尔兹**（“在大地上腐化”） —— 第286条，同样可判处死刑。

关键事实一览

- **2024:** 伊朗人权组织记录至少972起处决 —— 创二十多年来年度最高纪录。
- **与抗议相关的处决:** 2022年起义后9起；2026年初新一轮处决浪潮，截至2026年4月30日，42天内绞死10人。
- **使用的罪名:** **穆哈雷贝**（向真主开战），**伊夫萨德·费尔阿尔兹**（在大地上腐化），**巴吉**（武装叛乱） —— 均为可判处死刑的弹性罪名。
- **司法程序:** 革命法庭审理，闭门听证，酷刑下取得供词，律师从批准名单中指定，处决常不通知家属。

抗议处决案件的构建方式

这些案件遵循一套高度一致的模板，其规律性足以被描述为一种既定程序，而非巧合。国际特赦组织、伊朗人权组织及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对此均有详细记录。

阶段	具体过程
逮捕	在抗议期间或之后无证拘留；家属数周内未被告知羁押地点
审讯	单独监禁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或情报部监区；有记录的殴打、悬吊及对亲属的威胁
招供	录制视频声明，通常在审判前由国家电视台播放
指控	穆哈雷贝 或 伊夫萨德·费尔阿尔兹，两项罪名定罪后均强制判处死刑
审判	革命法庭闭门审理，通常不足一小时；辩护律师从司法部批准的名单中指定，独立律师被禁止参与
上诉	最高法院通常在数日内确认判决，且不举行听证
处决	黎明时分执行，部分案件未通知家属或允许最后探视；埋葬地点由当局指定

镇压机构

简明回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波斯语称Sepah-e Pasdaran）是伊朗的平行军事力量，成立于1979年，旨在捍卫伊斯兰共和国而非国家边界。它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掌管巴斯基民兵和负责海外行动的圣城旅，并控制伊朗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IRGC代表什么？

IRGC代表 **伊斯兰革命卫队**，波斯语称为 *Sepah-e Pasdaran-e Enqelab-e Eslami*（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通常简称为 *Sepah*。它于1979年4月（革命后数周）通过法令成立，作为一支效忠于新神权领导层、独立于正规军（Artesh）的武装力量。

谁控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 **最高领袖**，目前是阿里·哈梅内伊，而非民选总统或议会。其总司令由最高领袖任命，也可由其罢免。这一指挥链条说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应被理解为政权的私人军队，而非国家军队。

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哪些主要分支？

分支	职能
地面部队	负责国内安全与各省控制；用于镇压抗议活动。
航空航天部队	负责弹道导弹与无人机。
海军	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快速攻击艇。
圣城旅	负责伊朗境外行动与代理人网络。
巴斯基	志愿准军事力量，用于街头镇压与监控。
情报组织	负责逮捕、审讯及监狱内部管理。

什么是巴斯基？

巴斯基抵抗力量 **巴斯基抵抗力量** 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大规模志愿民兵组织，通过清真寺、学校、大学和 workplace 招募成员。身着便服、骑摩托车的巴斯基成员是殴打和射击示威者时最常被拍摄到的力量；其地方组织还提供线人，在事后指认抗议者。

为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经济上如此强大？

通过工程集团、港口、电信控股、建筑合同以及对非官方进口渠道的控制，伊斯兰革命卫队占据了伊朗经济的很大份额。这些资金用于维持庇护网络，并使指挥官免受普通政治压力——这也是针对个人的制裁效果有限的原因之一。请参阅 [制裁](#) 了解哪些实体被哪些方面列入了制裁名单。

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抗议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 2025–2026年起义期间，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和巴斯基力量与法拉贾警察及便衣特工一同部署。有记录的行为包括向人群实弹射击、用霰弹枪弹丸瞄准面部和眼睛、大规模逮捕，以及在最严重的夜晚之前切断互联网。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事件记录在我们的 [两夜](#) 页面。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否被认定为恐怖组织？

美国于2019年4月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加拿大于2024年将其列入名单。欧盟已制裁许多伊斯兰革命卫队实体和指挥官，但截至2026年，尚未将该卫队整体列入名单；相关辩论进展可查阅我们的 [国际](#) 页面。

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有什么区别？

巴斯基是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志愿民兵组织。巴斯基成员通常是应对街头抗议的第一力量，当抗议扩大时，伊斯兰革命卫队正规军才会部署。

伊朗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的历史、法律依据及受害者。包括2022年拘留玛莎·阿米尼事件及2024年“光明计划”镇压行动。

道德警察。

伊朗“指导巡逻队”（Gasht-e Ershad）——俗称“道德警察”——是负责在公共场所执行伊斯兰共和国强制着装规定的制服部队。其警员在玛莎·阿米尼死亡前数小时将其拘留；2024年，政府作为“光明”（Noor）计划的一部分重新激活了巡逻行动。

什么是伊朗的道德警察？

The **指导巡逻队**（波斯语：*Gasht-e Ershad*، گشت ارشاد）是伊朗国家警察部队（FARAJA）的一个专门单位，成立于2005年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任内。其正式使命是执行伊斯兰共和国对“公共贞洁”的诠释——主要针对女性在公共场所的着装、头发和行为。

道德警察从何而来？

强制戴头巾由阿亚图拉霍梅尼于1979年3月颁布法令实施，并于1983年编入法律。从1979年到1992年，执法工作由**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巴斯基民兵执行。2005年，“指导巡逻队”取代了早期的“贞洁巡逻队”，以提供更显眼、统一着装的巡逻力量，并配备有标志性的厢式货车。

道德警察如何运作？

由两到四名警员组成的巡逻队——通常包括一名穿罩袍的女警和两名男警——驾驶白绿相间的厢式货车，在地铁入口、公园、商场和大学门口巡逻。被认定违规的女性会受到警告、拍照，并常被强行带上车，送往“Vozara”式拘留中心接受“再教育”训诫、罚款或移交法庭。

道德警察杀害了玛莎·阿米尼吗？

2022年9月13日，一支“指导巡逻队”在德黑兰哈卡尼地铁站拘留了玛莎（吉娜）·阿米尼（22岁）。两小时内，她在Vozara拘留设施内倒地，出现严重头部创伤迹象；她于9月16日死亡。**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于2024年认定，她的死亡是国家机关人员实施“暴力”所致。

2022年道德警察真的被解散了吗？

2022年12月，在“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之际，伊朗总检察长穆罕默德·贾法尔·蒙塔泽里声称“指导巡逻队”已被“解散”。**内政部从未证实这一说法**，也未发布任何官方法令，数周内德黑兰及其他城市仍可见巡逻队活动。所谓“解散”实为面向国际受众的虚假信息。

什么是2024年“努尔计划”？

2024年4月13日，伊朗执法部队（FARAJA）宣布启动“**努尔（‘光明’）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对不戴头巾行为的打击。数周内，数百名女性被捕，多家商铺因接待未戴头巾顾客被查封，至少一名女性——阿雷祖·巴德里——在马赞德兰省因拒绝停车遭警方枪击致瘫痪。截至2026年，该计划仍在执行。

其他已知受害者

- **阿米塔·格拉万德**，16岁——2023年10月1日在德黑兰地铁与头巾执法者发生冲突后昏迷，2023年10月28日死亡。
- **阿雷祖·巴德里**，31岁——2024年7月在马赞德兰省努尔市遭执法部队（FARAJA）警员枪击，子弹击中肺部与脊柱，导致截瘫。
- **罗娅·赫什马蒂**——2024年1月因在社交媒体发布未戴头巾照片被判处74下鞭刑，刑罚已执行。

关键事实一览

- **正式名称：**“指导巡逻队”（Gasht-e Ershad），隶属执法部队（FARAJA）。

- **成立时间：**2005至2006年，在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任内设立，整合了可追溯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执法机构。
- **法律依据：**《伊斯兰刑法典》第638条，规定在公共场合不穿戴“宗教头巾”者可处以10天至两个月监禁或罚款。
- **最知名的羁押期间死亡事件：**玛莎·吉娜·阿米尼，2022年9月16日。
- **声称的解散：**2022年12月——从未以法律命令形式发布，数周内即被事实推翻。
- **当前形式：**2024年4月起实施的“努尔（‘光明’）计划”——包括摄像头监控、短信警告、车辆扣押、商铺查封及恢复街头巡逻。

伊朗强制头巾史（1979–2026）：《刑法》第638条、2023年《贞洁与头巾法案》、2024年“光明计划”及女性的反抗。

伊朗的头巾法。

自1983年起，强制戴头巾被写入伊朗法律。2023–2024年《贞洁与头巾法案》将处罚范围扩大至最高8500美元罚款、十年监禁、鞭刑及旅行禁令。本页面追踪该法律、其执行情况以及反抗的女性。

伊朗何时将头巾定为强制？

1979年3月7日，革命后不到一个月，霍梅尼下令政府工作场所的女性必须戴头巾。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德黑兰爆发大规模女性抗议，迫使当局暂时让步。到1980年7月，所有公共办公室强制戴头巾；1983年7月26日，新的《伊斯兰刑法》（第102条，后改为第638条）将任何“未佩戴得体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性定为犯罪。

现行法律如何规定？

伊朗《伊斯兰刑法》第638条规定，女性在公共场合“未佩戴符合教法的头巾”可判处10天至2个月监禁或罚款。实际执行中还援引第639条（败坏公共道德）、营业执照法规以及交通法规——后者用于扣押车内女性未戴头巾的车辆。

什么是2023年《贞洁与头巾法案》？

- 最高罚款 **3.6亿托曼**（约合8500美元），超过月收入中位数的25倍。
- 最高 **10年** 监禁，针对屡犯者或网上“宣扬裸体”者。
- 接待未戴头巾顾客的企业需承担责任（店铺查封、吊销执照）。

2024年“光明计划”

2024年4月13日，甚至在法案正式颁布之前，法贾（FARAJA）就启动了“**光明计划**”——一项全国性的街头与监控行动。带有面部识别软件的闭路电视被用于向那些车牌号与未戴头巾出境的女性关联的车辆自动发送违规通知。参见 [道德警察](#)。

谁在抵抗？

公民抗命行为广泛存在。女性在咖啡馆、地铁、大学和音乐会上不戴头巾出现。已知案例包括 **罗娅·赫什马提**（74鞭刑，2024年1月），**塞皮德·拉什诺**（被迫在电视上“认罪”，2022年），**玛莎·阿米尼**（在拘留期间死亡，2022年9月），**阿尔米塔·格拉万德**（被头巾执法者杀害，2023年10月），以及由马西赫·阿利内贾德创立的“**白色星期三**”和“**我的隐秘自由**”运动的活跃人士。

关键事实一览

- **强制实施起始时间：**1979年针对国家雇员；1983年议会将其编纂为法律，适用于所有在公共场合的女性。
- **管辖条款：**《伊斯兰刑法》第638条——未佩戴“宗教头巾”出境者将被处以10天至两个月监禁或罚款。
- **适用范围：**所有在公共场合年满九岁的女性，包括外国游客和非穆斯林。
- **执法机构：**the “指导巡逻队” 以及自2024年4月起实施的基于摄像头的“光明计划”。
- **待定立法：**2023年9月议会通过的《头巾与贞洁法案》自2024年12月起被暂停而非撤销。

- **街头现状：**自2022年起，大城市普遍出现大规模不遵守现象；执法手段已从逮捕转向罚款、监控和排斥公共服务。

强制头巾如何成为法律

命令先于法律到来。1979年3月7日，革命后不到一个月，霍梅尼表示政府办公室的女性应佩戴头巾。随后德黑兰爆发了六天抗议，命令暂时缓和。它分阶段回归：先是作为就业条件，随后成为进入部委和大学的规则，1983年成为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74鞭刑。现行文本第638条源自1996年刑法修订。

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圣城旅指挥官、司法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以及该政权的主要理论家——一份2026年伊朗权力格局的纪实性人物指南。

记录背后的名字。

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贯穿三个重叠的结构：最高领袖办公室、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一个负责审查候选人和作出判决的教士-司法机构。本页面介绍了2026年担任这些职务的个人，他们各自控制什么，以及其中哪些人受到国际制裁。此处的每一项主张均来自公职信息、官方声明和已公布的制裁名单。

阿里·哈梅内伊——自1989年起担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

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至1989年担任伊朗总统，随后于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任命为最高领袖。根据伊朗宪法，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任命司法机构负责人、半数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家广播电视台（IRIB）的负责人。他在核政策、地区战略和抗议活动处理上拥有最终决定权。因与侵犯人权和镇压2022-2026年抗议活动有关，他被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列入制裁名单。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神职人员，最高领袖之子，常被提及为继任人选

1969年出生。未担任正式国家职务，但据伊朗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他对最高领袖办公室及部分安全机构具有影响力。自2009年绿色运动以来，他屡次在继任猜测中被提及，当时反对派人士指控他协调了镇压行动。关于其确切角色的说法存在争议，且大多无法通过公开来源核实。

伊斯梅尔·卡尼——自2020年起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

在2020年1月美国对巴格达的打击后接替卡西姆·苏莱曼尼。圣城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境外行动分支，也是德黑兰向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的盟友民兵提供资金、武器和指挥的渠道。受到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制裁。

侯赛因·萨拉米——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职业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2019年4月被任命为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通过哈塔姆安比亚等附属集团掌控经济的大部分，并通过巴斯基组织——这支国内力量最常被指涉及抗议活动中的杀戮。伊斯兰革命卫队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并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禁止或制裁。

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自2021年起担任司法机构负责人

曾任情报部长和总检察长。作为司法机构负责人，他主持着发布伊朗处决令的系统——伊朗是世界上人均处决率最高的国家，2024年记录了900多起处决，2025年报告的总数更高。自2011年起因严重侵犯人权受到欧盟制裁。

艾哈迈德·詹纳提——宪法监护委员会秘书；专家会议主席

1927年出生。自1992年起领导宪法监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审查每一位议会和总统候选人，其大规模取消资格的行为是伊朗在投票开始前就关闭选举竞争的机制。受到欧盟和美国的制裁。

穆罕默德·迈赫迪·米尔巴盖里——强硬派神职人员，专家会议成员

库姆的“伊斯兰文明建设”理论家，也是伊朗国内辩论中被引用最多的强硬派教士声音之一。他的讲座主张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治理置于教士权威之下，并且一贯反对与西方谈判以及放松头巾执法。他常被视为意识形态派别的风向标，该派别期望在哈梅内伊之后塑造继任格局。

穆罕默德·马兰迪——德黑兰大学教授，该政权最引人注目的英语评论员

一位伊朗裔美国学者，担任伊斯兰共和国与西方广播公司的主要英语对话者，并在核谈判期间担任伊朗团队的一员。流亡在外的伊朗记者和新闻自由监督机构称其输出的是国家导向的宣传而非独立分析；他拒绝这一描述。他的突出地位使其成为研究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在国外投射叙事的典型案例。

侯赛因·塔伊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前负责人

自2009年（绿色运动镇压之年）起领导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直至2022年6月被免职。其任内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在处理异见人士、双重国籍者及人质外交方面，影响力超越情报部。遭欧盟和美国制裁。

节 6

国际反应

世界的虚伪。

西方在2026年战争中的主导姿态是“克制”——一种自诩道德立场的“人道主义”框架。然而，其在伊朗人民生命问题上的实际记录与其声称的截然相反。

象征性制裁，却允许石油出口。

在欧洲各国政府以保护平民之名呼吁降级的那几个月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平民死亡率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两夜之间数万人死亡，随后每两天便有一次政治绞刑。“不要战争”的立场并未挽救这些生命。它被用来对抗政权无法承受的唯一力量——对其领导层的外部压力——却对已经在进行的内部暴力无所作为。

关注石油利益。**2025年9月**在“深红之冬”前三个月，伊朗原油出口量达到**每天213万桶**——这是该年度最高的月度数字，超过了特朗普“极限施压”第一任期的高峰。其中约**87%**运往**中国**，以**低于布伦特原油10-30美元**的价格出售，并通过45天的影子银行链结算。国防民主基金会，2025年10月。

仅中国就购买了伊朗约**90%**的石油，提供了伊朗政府约**45%**的预算——正是这笔预算支付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11月。

口号关乎西方的加油泵，而非伊朗人民的生命。

这就是结构：**制裁政权的象征，却允许其石油出口**。制裁道德警察，却允许为其提供资金的油轮通行。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然后却豁免其税收所支持的石油流动。在街头被枪杀和在监狱中被绞死的伊朗人，正在为世界其他国家宁愿不放弃的廉价燃料付出代价。

然后是口号：**不要战争**。仿佛战争尚未开始——在伊朗内部，针对伊朗人，在1981年、1988年、2009年、2019年、2022年以及2026年1月再次发生。仿佛那些在自己市中心举着“女性，生命，自由”横幅的抗议者没有刚刚埋葬三万自己的同胞。仿佛四十七年的内部战争可以通过西方的标语就能一笔勾销。

伊朗境内的伊朗人明确表示——在英国广播公司和伊朗人权中心的证词中——目前的破裂**并非一场需要避免的悲剧**，而是几十年来政权可能真正垮台的第一次机会。他们对代价是现实的。他们不是要求国际社会解放他们；他们是要求国际社会停止补贴他们的压迫者。

团结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强制执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它意味着堵塞允许伊朗原油运抵中国港口的漏洞。它意味着冻结政权内部人员在伦敦的房产。它意味着为那些因揭下面纱而被射击的伊朗人开放签证通道。任何不足之处都将是本网站已在十六章中记录的：**沉默、利益和背叛**。

欧洲——言辞、制裁，以及便利的谨慎。

欧盟针对伊朗的第一个专门人权制裁制度（理事会法规359/2011）可追溯到2011年4月12日。在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去世后，六轮扩大制裁将名单增加到**204名个人和34个实体**。**2023年1月18日**，欧洲议会以**598票对9票**通过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欧盟理事会并未跟进。外交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辩称，没有任何法院作出裁决——尽管理事会2024年泄露的法律意见称，不需要这样的欧盟法院裁决。伊斯兰革命卫队最终在2026年1月下旬被列入名单，在深红之冬之后，地缘政治局势已然发生变化。

欧盟与伊朗的贸易从**每年180亿欧元**骤降至**2025年的37亿欧元**。法国、德国和英国于2019年推出的特殊目的工具INSTEX，在2023年被逐渐关闭之前，只完成了一笔交易（约50万欧元的药品）。当伊朗于2026年2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时，欧洲的化石燃料进口账单在**六十天内增加了270亿欧元**。

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制裁、禁令、战争。

自**1984年1月19日**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伊斯兰革命卫队于**2019年4月8日**被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是首次将一个政府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如此列入名单。

2015年7月14日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伊核协议）于2018年5月8日被特朗普政府放弃。旅行禁令（EO 13769，2017年1月27日）及其2025年的后续法令，使得逃离政权的伊朗学生、医生和难民陷入困境——而政权几乎没有感受到这项政策的附带损害。

影子战争行动的高潮包括核工程师**莫森·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被暗杀（2020年11月27日），以色列于2024年10月26日发动的“赎罪日行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28日联合发动的“史诗愤怒行动”。**赎罪日行动**，以及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28日联合发动的**史诗愤怒行动**。

《**MAHSA法案**》由拜登总统于2024年4月24日签署，是美国第一部将人权和恐怖主义授权结合起来，针对政权领导层的法律。

人民对抗政权——颠倒的现实。

彭博社、《泰晤士报》和英国透明国际的调查记录了与伊朗政权人物相关的英国房产价值超过**2亿英镑**。据报道，最高领袖的儿子兼被认为是继承人的莫吉塔巴·哈梅内伊在伦敦拥有俯瞰以色列大使馆的公寓。金融家阿里·安萨里（Ali Ansari）被指控为其建立了价值**1.5亿英镑**的房产帝国——其中包括2018年购入的**9000万英镑**，同时还资助伊斯兰革命卫队。

与此同时，伊朗学生无法进入美国大学。伊朗医生不能参加会议。伊朗家庭不能一起安葬他们的逝者。这种不对称是政策造成的，而非偶然。补救措施也应是政策：为逃离政权的人开放签证通道，加强对统治政权人物的资产冻结执法。

否决、弃权、缺席的投票。

2022年9月至2026年2月间，安理会每一份点名伊斯兰共和国的决议草案，不是被否决，就是被稀释——通常出自俄罗斯和中国，偶尔由西方在需要伊朗原油以抑制油价时悄然投下弃权票。人权理事会事实调查团2024年3月的报告认定，该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酷刑、强奸和性别迫害。没有任何执行。任务被延期、被收窄，随后获得的预算不足缅甸同类机制的三分之一。

列出应对杀害抗议者、实施酷刑及强制佩戴头巾负责的伊朗官员，并附有致议员/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的信函模板，以推动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

制裁。

一份实用指南，指导你推动本国政府对直接负责杀害抗议者、虐待囚犯及强制佩戴头巾的伊朗官员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包含指名责任人及致你所在选区代表的信函模板。

为何要制裁？

普遍管辖权的起诉进程缓慢，而制裁则不然。对指名责任人——法官、监狱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法尔贾指挥官——实施马格尼茨基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可立即施加个人代价，向中层官员传递“其参与行为将被记录在案”的信号，并为未来审判留下书面证据链。

指名责任人

以下官员已被 联合国伊朗实况调查团、大赦国际、伊朗人权组织（IHR）及HRANA公开点名。其中多数已受欧盟和/或英国制裁；少数受美国制裁；几乎无人受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制裁。

- **阿里·哈梅内伊**——最高领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司法机构及宪法监护委员会拥有最终权威。制裁情况：美国、英国。
- **侯赛因·萨拉米**——自2019年起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制裁情况：欧盟、英国。
- **古拉姆雷扎·苏莱马尼**——巴斯民兵指挥官。制裁情况：欧盟、英国。
- **艾哈迈德雷扎·拉丹**——自2023年1月起任法尔贾首长。负责指导巡逻队及2024年“努尔计划”。制裁情况：欧盟、英国。
- **古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自2021年起任司法总监。亲自签署多项抗议者死刑判决。制裁情况：欧盟、英国。
- **阿博尔加塞姆·萨拉瓦蒂**——德黑兰革命法庭第15分庭“死亡法官”。受制裁方：欧盟、英国、美国。

- **穆罕默德·莫吉塞** ——德黑兰革命法庭第28分庭。2024年1月遇刺，但其遗产仍与民事诉讼相关。
- **伊斯梅尔·哈提卜** ——情报部长（埃特拉阿特）。受制裁方：欧盟、英国。

致英国国会议员

尊敬的[议员姓名]，作为您的选民，我恳请您敦促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依据《2020年全球人权制裁条例》，将联合国伊朗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2024年3月报告中列出的所有官员纳入英国制裁范围。当前英国制裁名单尤其遗漏了法拉贾特种部队指挥官哈桑·卡拉米，以及多名判处穆赫森·谢卡里、马吉德雷扎·拉赫纳瓦尔德、穆罕默德·迈赫迪·卡拉米和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死刑的德黑兰革命法庭法官。如您能：(1) 向外交大臣提交书面质询，询问何时实施上述制裁；(2) 代表我致函外交大臣，我将不胜感激。此致

[您的姓名和地址]

致美国参议员或众议员

尊敬的参议员/众议员[姓名]，我是[州/选区]的选民。特此致信，恳请您支持全面实施《玛莎·阿米尼人权与安全问责法案》，并敦促国务院和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依据第13553号行政令及《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联合国伊朗问题实况调查团2024年3月报告中列出的所有官员列为制裁对象。具体而言，美国制裁名单仍遗漏了法拉贾特种部队指挥官哈桑·卡拉米及多名德黑兰革命法庭法官。恳请书面回复阐明您的立场。此致

[您的姓名和地址]

致欧洲议会议员

尊敬的欧洲议会议员[姓名]，特此致信，恳请您推动欧盟理事会扩大对伊朗的限制性措施（理事会决定CFSP 2011/235），将联合国伊朗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2024年3月报告中列出的所有官员纳入制裁范围。同时，我敦促您支持一项呼吁理事会正式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议会决议，以符合议会2023年1月的投票结果。此致

[您的姓名和地址]

制裁机制的实际运作方式

“制裁”一词涵盖多种不同工具，其效果各异。明确具体诉求时，倡导行动才更有效。笼统要求“制裁伊朗”收效甚微；而请求依据特定法律文书将某位指挥官列入制裁名单，则可能得到回应。

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与2026年的“史诗之怒”行动：为何众多伊朗人欢迎外国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打击，空袭记录揭示了什么，以及那些仍被杀害的平民。

八个月内，以色列和美国两次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空袭：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以及2026年2月28日发起的“史诗之怒”行动——彼时伊朗政权仍在街头射杀抗议者。在大多数国家，此类袭击会促使民众团结在政府周围。但在伊朗，情况几乎相反——本页将探讨其原因。

事件经过

2025年6月13日至24日	十二日战争 以色列对伊朗军事和核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头几小时内便消灭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大部分高级指挥官。美国战机打击了加固的浓缩设施。6月24日停火生效。独立监测机构统计，伊朗境内死亡人数远超一千，其中数百人为平民。
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	深冬之红 在两次空袭之间，伊斯兰共和国杀害本国公民的规模，是任何外国空军都未能企及的。仅2026年1月8日和9日两天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奉命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这正是伊朗人评判接下来事态的背景。
2026年2月28日	“史诗之怒”行动 谈判破裂后，美国和以色列发起联合行动——头十二小时内发动约900次空袭，打击防空系统、导弹生产设施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指挥节点。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首轮打击中身亡。伊朗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报复，全国第二次互联网断网随之降临。查看二月记录。

为何众多伊朗人未视其为敌人

遭受轰炸时，团结在国旗周围是普遍反应。但这一幕并未发生，或至少未达到伊斯兰共和国预期的规模。国家电视台呼吁全国团结对抗侵略者，街头却无人响应。在多个城市，抗议者同一周便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反对政府，而非

反对战机。

- **国家早已向他们宣战。** 一个几周前刚向自己公民开枪数千次的政府，无法令人信服地把自己装扮成国家的保护者。
- **打击目标是镇压工具。** 遭到空袭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部、巴斯基网络和安全机构，正是那些实施镇压、管理监狱和执行处决的同一批机构。
- **“不要加沙，也不要黎巴嫩。”** 自2009年以来，反复出现的抗议口号一直反对将数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代理人，而伊朗人却在排队买面包。许多伊朗人从不认为以色列是他们的敌人。
- **四十七年的替代方案都已穷尽。** 改革、抵制、总罢工、大规模抗议——全都尝试过，而所有尝试得到的回应都是子弹。当所有内部道路都被堵死，外部压力就成了唯一可见的杠杆。

这并非一致意见，也不应被报道成一致意见。在一个回答陌生人问题就可能失去自由的国家里，不可能进行诚实的民意调查。侨民调查、抗议口号以及伊朗人用自己的手机传出的影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这些只是迹象而非证据。许多伊朗人出于原则反对空袭，担心一个破碎的国家会释放出什么，或者失去了亲人而希望这一切停止。许多人同时怀有两种感受：对镇压机器被烧毁感到宽慰，又为付出的代价感到悲痛。

方法论与局限性

我们依赖的消息来源

- **伊朗人权组织 (IHR)** —— 位于奥斯陆。处决人数的主要来源。
- **HRANA——人权活动家新闻社** —— 伊朗境内网络。逮捕人数的主要来源。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问题实况调查团** —— 最具权威性的法律记录。
- **亨高组织** 针对库尔德地区； **俾路支活动家运动** 针对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
- **阿卜杜勒拉赫曼·博鲁曼德中心 (奥米德)** —— 1979年至今的历史档案。
- 路透社、BBC、法新社、《世界报》、美联社提供实地摄影及经核实的报道。

姓名如何被记录在案

1. 死亡、逮捕或判决必须由至少两个独立监测机构记录，或由一个监测机构加上家属确认，或由法庭文件证实。
2. 死因必须由消息来源明确说明。若当局对死因提出异议，则两种说法均予记录。
3. 照片在合理使用的编辑条款下复制，用于记录严重人权侵犯行为，已知来源均注明出处。

本站统计

当我们说 **42,000余人遇害** 和 **100,000余人被拘留** 针对2025–2026年“深冬”行动，数据汇总了IHR和HRANA截至2026年2月的报告。这些数字是保守的——考虑到网络中断，实际数字更高。

我们使用的2022年起义数据（551+人遇害，包括71名儿童；22,000+人被拘留）是IHR和大赦国际截至2023年2月的统计。

关键核实报告（2026年）

- BBC新闻与BBC波斯语频道——《揭露伊朗抗议镇压中受害者的姓名与面孔》（2026年2月9日）。BBC波斯语法医调查核实了200多名遇害抗议者的身份。
- 伊朗人权组织——萨桑·阿扎德瓦尔，42天内第十名被处决的抗议者（2026年4月30日）。
- 伊朗国际——18岁被执行死刑者阿米尔侯赛因·哈塔米的遗体被扣留（2026年4月）。
- 维基百科——2026年伊朗大屠杀（持续更新的百科全书记录）。

更正

如果您有新的信息、缺失的姓名、错误的日期或需要更正本站的报道，请发送邮件至 corrections@iranholocaust.org。每封邮件都会被阅读。

我们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死亡人数

关于伊朗，报道中最常见的错误是只给出一个数字，却不说明来源或日期。我们从不合并互不兼容的数据。当各组织数据不一致时，每个数字都会附上发布机构、最后确认日期及其统计范围。

类型	定义	示例
已核实的具名人数	由两个独立来源确认姓名、日期和地点的个人	7,007名具名死者（HRANA，2026年2月23日）
官方承认	伊朗国家自身公布的数字；视为最低值，而非总数	3,117人（伊朗官员，2026年）
登记或文件依据	来自医院记录或泄露的内部文件	2026年1月8日至9日期间医院登记的30,304例死亡
估算或声称	政治人物或网络的预测和声明；始终明确标注	约50,000人（礼萨·巴列维，援引海外侨民和医疗网络）

图片与影像

本网站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机构供稿或记录组织，并本地存储，以防外部链接失效后页面内容被悄然篡改。图注说明所展示内容，并在相关情况下注明身份识别由记录组织而非我们完成。若家属提供肖像，我们不会发布死者血腥图片。我们不会使用生成式图像描绘任何真实事件、人物或地点；若使用生成插图，会予以标注。

翻译

页面以41种语言发布。翻译采用机器辅助，随后核对术语、名称和数字，数字绝不本地化为不同数值。若翻译页面落后于英文原版，以英文版本为准。请将翻译错误报告至更正地址；注明语言区域和网址即可。

独立性与资金来源

本网站不接受任何政府、政党、流亡组织（包括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或商业赞助。不刊登广告，不接受捐款。内容以知识共享署名4.0协议发布，允许未经许可复制、翻译和再版，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各方。

我们不做什么

- 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政党、流亡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的编辑指导。

摄影作品与许可

来自维基共享资源的照片依据其声明的许可协议转载并注明出处。来自BBC、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及西帕图片社（通过《世界报》）的图片，在合理使用的编辑条款下转载，用于记录严重人权侵权行为，并尽可能注明来源。

人工智能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仅用于翻译草稿和引用来源材料的文字编辑。本网站不出现任何由人工智能虚构的引文、图像或身份。每一条事实均保留经人工核实的原始来源。

更正政策

错误在确认后48小时内更正。实质性更正（如错误姓名、死因、日期）将在受影响页面底部记录。请发送邮件至 corrections@iranholocaust.org。

无障碍访问

简要回答：只有当一条死亡记录包含姓名、日期、地点以及至少两条独立证据链时，才会被收录进本档案。其他情况均以估算值或范围形式发布，此处所有数字应视为最低值——即能够证实的最小数字，而非实际发生的最大值。

五项工作原则

1. **刻意少计。** 每个标题数字均为可证明的最低值。若实际数字必然更高，则以文字说明而非纳入数字。
2. **先具名，后计数。** 总数由已确认的个人累加得出，绝不从声称的总数向下推算。
3. **呈现分歧。** 当可信来源存在冲突时，两者均予呈现。读者依据证据自行判断，而非接受预先整合的共识。
4. **区分事实与推论。** “被安全部队杀害”与“在拘留期间死亡”是不同主张，需不同证据支持，档案不会将前者升级为后者。
5. **保护在世者。** 可能识别出幸存证人、治疗医生或仍在伊朗境内的家属的细节，即使能增强记录可信度，也予以隐去。

节 8

建议

这些建议根据上述记录提出，旨在向有权或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多边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参考。

1. 延长并充分资助对伊朗的独立国际调查授权，明确授权其管辖2025-26年事件。
2. 保存证据：将经过核实的视频、医疗记录、法庭文件和埋葬记录按可用于未来诉讼的标准进行归档。
3. 对参与杀戮、酷刑和不公正死刑审判的指挥官、法官和监狱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
4. 在断网期间，为伊朗用户提供规避工具和弹性连接支持。
5. 保护受害者家属和获释被拘留者免遭报复，包括通过加快人道主义签证办理。
6. 公布国家对示威者处决的立场，并点名提出个别案件。

附件

消息来源和数据集

本档案所依据的主要和次要来源，以及本报告数据所来自的机器可读数据集。

五项工作原则

标签	含义	所需证据	典型用途
已核实	达到可引用标准的确认程度	具名案例，含两个独立证据链，或一份来源可查证的主要文件	具名受害者记录；标注日期的事件；法院判决结果
可证明的最低值	当前可证明的最小数字	仅限经核实的具名案例总和	死亡人数与起义页面的伤亡总数
估算值	尚无法逐项列出的可信数字	一个一级或二级来源，或未经完整案例细节的登记摘录	拘留总数；封锁期间的伤亡人数
有争议	可靠性相近的来源存在分歧	两个可信来源提供实质不同的数据	2026年1月总数；1988年处决范围
官方声明	国家自身的立场，记录以供比较	官方媒体、司法或议会声明	比较页面

文档处理流程

材料通过四个渠道进入：已发布的监测报告、中间人提供的一手文件、开源图像以及来自家属和幸存者的直接证词。每个条目都记录其渠道，因为渠道影响其权重分配。

- **去重。** 姓名在不同音译系统中标准化——一个波斯语名字可能在五个监测机构的报告中以六种拉丁拼写出现——并根据日期和省份进行匹配。
- **佐证。** 档案库寻找第二个真正独立的来源。两个媒体引用同一监测报告视为一个来源。
- **分类。** 记录原因、方式、地点类型（街道、拘留所、医院、处决现场）和年龄段，以便可以衡量而非断言模式——例如儿童伤亡比例。
- **发布与审查。** 该记录加入 受害者数据库 及相关叙事页面，并在来源更新时重新审视。

核实图片与视频

视觉材料是最具说服力也最易被篡改的证据类别，因此适用最严格的检验标准：反向图片搜索以追溯早期出现记录；结合卫星图像与街景参照进行地理定位；依据阴影和天气状况验证所声称日期是否一致；通过枪声或人群语言进行音频分析以定位方言。任何未通过测试的影像均不予发布，即便其内容与其他证据所述事件相符。

伦理与知情同意

死者照片仅在已广泛传播、且发布目的为身份确认、追责或纪念而非博取震惊效果时予以刊登。应家属要求对记录进行匿名化或删除的请求，均无条件配合。来自仍在伊朗境内人士的证词将去除路由细节，验证后不保留任何联系元数据。

同样的审慎态度适用于语言表述。本档案避免使用委婉语——人们是被杀害，而非“逝去”——同时避免夸大其词。诸如网站自身名称等比较性框架，用于描述跨越47年的系统性国家杀戮规模，而 关于页面 则完整阐述了这一推理过程。

本网站每个数字背后遵循的唯一规则是什么？

宁少勿多。当证据不完整时，档案发布较低的可证明数字并予以说明，因为经得起推敲的最低数字能经受住审查，而夸大的总数会令整个记录失去可信度。

列出受害者需要哪些信息？

姓名（若家属要求匿名则使用稳定标识符）、日期、地点、已知的死因与死亡方式，以及至少两个独立来源。缺少任何一项的记录将保留在待处理文件中，不计入统计。

如何防止重复记录？

条目依据姓名音译变体、日期、省份及报告情况进行匹配。疑似重复项仅在两个来源描述同一可识别人员时合并；模糊配对则分开保存并标记，这同样使总数偏向保守。

档案如何处理有争议的数字？

发布范围。以2026年1月为例，这意味着同时展示官方数字、独立记录的最低数字以及泄露登记册中的较高估算值，每个数字均附来源和日期，而非合并为一个数字。

是否有任何内容自动生成？

编辑页面由人工根据所列来源撰写和审核。网站其他语言的翻译借助机器辅助，随后由母语者进行审校；英文文本仍为出现任何差异时的参考版本。

来源说明。

iranholocaust.org 上的每一个数据均可追溯至所列23个一手资料、非政府组织报告、学术著作及纪录片中的一项或多项。

一手资料与非政府组织报告

-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 成立于2022年；2024年3月报告认定伊朗犯下谋杀、监禁、酷刑、强奸、迫害及强迫失踪等危害人类罪。
- **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现任报告员为佐藤麻衣（2024年起）。每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
- **大赦国际 — 伊朗**. 年度《世界人权状况》报告；针对处决和妇女权利的专题调查。
- **人权观察 — 伊朗**. 年度《世界报告》伊朗章节及持续调查。
- **伊朗人权组织（IHR）**. 总部位于奥斯陆的非政府组织。与ECPM联合发布的年度死刑报告是最常引用的处决数据来源。
- **HRANA — 人权活动家新闻社**. 独立的伊朗监测机构；提供每日拘留和伤亡情况的一手资料。
- **伊朗人权中心（CHRI）**. 总部位于纽约的组织。提供关于政治犯的权威案件档案。
- **伊朗人权文献中心（IHRDC）**. 位于纽黑文的档案馆，收录自1979年以来伊朗国家罪行的一手证据。

如何使用本参考文献

本网站上的每项事实陈述均可追溯至以下类别之一。当各组织存在分歧时——在伊朗死亡人数问题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两个数字均会附上各自最后确认的日期，而非取平均值，因为没有任何来源支持单一数字。

来源	类型	最佳用途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非政府组织	关于个别杀戮的法医细节、拘留期间的酷刑、未成年人处决、法律分析
人权观察	国际非政府组织	模式分析、武器使用、政策建议
伊朗人权组织（IHRNGO）	专注于伊朗的非政府组织，位于奥斯陆	处决统计数据、抗议死亡核实、个案档案
HRANA / HRA	伊朗本土网络	每日事件报告、被拘留者人数、省级覆盖
Hengaw	库尔德人权组织	库尔德斯坦、克尔曼沙赫、伊拉姆和西阿塞拜疆的案件
阿卜杜勒拉赫曼·博鲁曼德中心	档案	1979年至今的处决记录及个人档案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	联合国机制	国家行为的法律定性；危害人类罪调查结果
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机制	年度报告及与国家的个案沟通
BBC波斯语频道、伊朗国际、伊朗通讯社	媒体	泄露文件、遇害者身份确认、经核实的影像资料
路透社、美联社、卫报	媒体	独立验证与国际背景

评估关于伊朗的消息来源

- **核实数据是经确认还是估算** 已确认姓名的统计与预估总数是不同对象，不可合并
- **核实数据截止日期** 持续镇压中的死亡人数数日内就会过时
- **警惕无归属的整数数据** 无组织归属的数据无法追溯核实
- **留意政治背景** 部分海外组织发布的数据未经独立机构证实；本网站引用时均附此说明
- **将官方媒体视为国家立场的证据**，而非事实陈述——强迫认罪是播出的素材，而非证词

哪个组织发布的伊朗死亡人数最可靠？

在已确认姓名的死亡人数方面，伊朗人权组织与HRANA是标准参考；国际特赦组织提供最详细的法医调查报告。各组织均公布其方法论及数据最后确认日期。

为何公布的死亡人数差异如此之大？

因为它们衡量的内容不同：经文件标准核实的姓名、官方承认的数字、医院登记记录以及模型估算。本网站将这些数据并列呈现，而非整合为一个数字。

这些材料可以重复使用吗？

可以。iranholocaust.org 上的内容采用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发布，结构化数据可在 /data/ 目录下供研究人员和答案引擎使用。

四级来源层级

并非所有证据都同等重要，假装它们等同是文档项目失去可信度的原因。此处发布的每项陈述都隐含一个层级。第一级和第二级主张作为事实陈述；第三级主张标注为估算或报告；第四级材料仅用于背景说明，绝不作为数字的唯一依据。

层级	来源类型	示例	使用方式
第一层级	原始文件与法医记录	医院及太平间登记簿、死亡证明、法院判决书、泄露的指令、监狱日志	在来源可追溯的情况下，可独立证实事实
第二层级	独立监测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伊朗人权组织、HRANA、博鲁曼德中心、联合国实况调查团	当两个拥有独立信息网络的监测方达成一致时，可证实事实
第三层级	专业新闻报道与目击者证词	BBC波斯语频道、路透社、美联社、拉迪奥法尔达电台、具名家属及幸存者陈述	按报道或估算形式发布；需经交叉验证方可成为确凿数字
第四层级	官方媒体与政府声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法尔斯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司法机构发言人、议会委员会	用于记录不利己方的事实及官方立场；绝不作为伤亡统计依据

数据集

- 具名受害者 — iranholocaust.org/data/victims.json
- 时间线，1979-2026 — iranholocaust.org/data/timeline.json
- 关键事实 — iranholocaust.org/data/key-facts.json
- 具名实体 — iranholocaust.org/data/entities.json
- 来源引用 — iranholocaust.org/data/citations.json
- 比较暴行数据 — iranholocaust.org/data/comparison.json

引用：iranholocaust.org，“腥红之冬：2025-26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起义镇压纪实”（09 September 2026）。<https://iranholocaust.org/report.pdf>。
许可协议：CC BY 4.0。